

106 年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 戲劇劇本項

傳統戲劇劇本 徵選

《あんパン・昂盼》

目 録

《あんパン・昂盼》角色人物.....	2
《あんパン・昂盼》分場大綱.....	5
《あんパン・昂盼》時間軸及地點鋪排.....	7
《あんパン・昂盼》劇本創作.....	8

《あんパン・昂盼》角色人物

【北斗郡小紅毛社】

保正：小紅毛社的保正，做人相當熱情慷慨，負責庄內各項事務傳達。

【永靖公學校】

佐藤先生：永靖公學校的日籍教師，教學認真且不分國籍、熱愛學生，曾鼓勵道遠考取臺北工業學校；並說服陳義慶使其北上就讀，可說是道遠的啟蒙者。

【陳家】

陳義慶：道遠的父親，北斗郡小紅毛社人，外冷內熱，其家族為良民墾戶，但其實不甘心自此成為日本人的奴隸。故此，對於道遠懷抱理想前往臺北念書非常不諒解，但透過佐藤老師的開導分析後則改觀贊成。

陳富子：道遠的母親，北斗郡鎮平人，溫柔賢淑，相當開明、支持孩子，最大驕傲就是擁有一群相當貼心的孩子。

陳道遠：陳家長子，自小喜愛繪畫，滿懷理想為改變人民生活，希望成為如同森山松之助般的偉大建築師，因而報考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畢業後順利於臺灣總督府土木課任職，更在臺北城遇見改變他一生最為重要的女孩。

陳清水：陳家次子，與大哥差一歲，自小兩人感情最好、性格也相仿。

陳春子：陳家三女，為家中長女，知道父母親之辛勞，因而一肩負起照顧弟妹之重責大任。

陳稚寬：道遠的長孫，自小與祖父同住，深受家人的疼愛，並由祖父栽培與教養，聰明、活潑宛如當年的道遠，且相當有禮貌。

【藤田家】

藤田隆一：豆子的父親，東京人，嚴謹保守，年輕時曾在東京銀座麵包店學習あんパン技藝；故在移民臺北後，亦於榮町開設菓子店－藤田屋。

藤田惠子：豆子的母親，大阪人，活潑開朗，隨夫來臺成為移民定居。

藤田豆子：藤田家的獨生女，為雙親移民臺灣後出生。就讀於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在大正十二年冬至與道遠邂逅，結下不解之緣。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

吉田佐次郎：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第三任校長（任期：1919.03-1924.05），任內因應新制教育令及日臺共學的實施，使臺北第一、二工業學校合併，更名為「臺北工業學校」。

高井利五郎：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第四任校長（任期：1924.08-1929.10），任內曾主持大正天皇大婚廿五週年紀念文庫之上棟式。

鈴木健二：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教師，對於道遠有很深的影響；同時亦為負責管理學寮之舍監先生。

林賢治：道遠的同學、室友，個性穩重沉著，自幼被冀以振興家族為目標。

李德旺：道遠的同學、室友，個性活潑開朗，常帶給大家滿懷歡樂。

吳太郎：道遠的同學、室友，個性怯懦膽小，但卻滿懷出國求學之理想。

郭金火（郭雪湖）：臺北城外大稻埕人，父親早逝而由母親扶養長大，因自小興趣之故，具有美工、繪畫天分而報考北工就讀，但後期發現與自身志向不同，故輟學一年自修繪畫。後由母親帶引拜入「雪溪畫館」門下，畫師蔡雪溪改其為「郭雪湖」。後期，作畫有成與陳進、林玉山合稱「臺展三少年」。

【臺灣總督府】

木原圓次：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課長，道遠的長官，於戰敗後引揚回國。

家倉二郎：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職員，道遠的同事，於戰敗後引揚回國。

藤原英明：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職員，道遠的同事，於戰敗後引揚回國。

麻生清田：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職員，道遠的同事，於戰敗後引揚回國。

田中隆盛：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職員，道遠的同事，於戰敗後引揚回國。

【臺北城內藝術家】

陳進：女性，與郭雪湖、林玉山合稱「臺展三少年」，被譽為「閩秀畫家的代表性人物」，更是日治時期臺灣女子學畫的第一人。

林玉山：男性，與郭雪湖、陳進合稱「臺展三少年」，以膠彩及水墨畫為著稱。

鄧雨賢：男性，臺灣作曲家，畢生創作近百首，關鍵作品《大稻埕行進曲》。其成名作為《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合稱四月望雨）。

周添旺：男性，臺語流行音樂作詞家，後任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文藝部部長，與鄧雨賢合作《雨夜花》。

純純：女性，古倫美亞第一代培養之歌星，唱有《雨夜花》、《月夜愁》、《望春風》等歌曲。

愛愛：女性，古倫美亞第一代培養之歌星，唱有《雪梅思君》、《孤戀花》、《河邊春夢》等歌曲。夫婿同為古倫美亞職員—周添旺。

【滿洲國】

溥儀：愛新覺羅氏，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年號宣統；於 1932 年被大日本帝國扶持為滿洲國皇帝，年號康德，故又被稱為康德皇帝。

張景惠：滿洲國第二任國務總理大臣。為道遠外派在滿洲國的長官之一。

武部六藏：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為道遠外派在滿洲國的長官之一。

《あんパン・昂盼》分場大綱

【楔子】思念起點

黃昏中，一雙拉長的人影站在夕陽下，年邁的阿公牽著孫兒阿寬盼著麵包車緩緩駛過巷口，麵包車老闆拿出一份預留的紅豆麵包，不禁佩服，如此勤勞的每日等待，究竟有何原因？老翁笑而不答，只留下一句「生命旅程有限，但思念的味道卻是永遠無限」。

【第一場】鄉野志氣

時間回到大正十二年夏天，往常寧靜的北斗郡小紅毛社，今日竟意外的在庄外燃起隆隆鞭炮。然而，陳家的道遠正躺在老水牛的背上恣意畫圖，殊不知一張改變他生命歷程的紅紙悄悄傳到多桑的手中。

【第二場】捨親求學

就在道遠離家的前一週，母さん特地煮了一桌菜為兒子餞行，飯後大家也難得聚在埕上泡茶、談天說地。隔天，父さん早早出門耕田，則由母さん目送著道遠坐上火車，直到列車燃起的煤煙消逝在遠方無盡的鐵軌.....

【第三場】英雄少年

一群首次離家的大男孩，聚在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學寮裡聊著彼此的未來夢想及故鄉，有人聽得哈哈大笑、也有人偶爾落下幾滴不捨的淚水，道遠就在這歡笑聲中睡去。隔日，在吉田佐次郎校長的演說下開啟學習，此時道遠發現身邊有位同學低頭繪畫，他正是來自城外大稻埕的郭金火。

【第四場】情感の氣味

很快地，道遠就與金火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也時常相約外出踏青、寫生。每年冬至，許多的異地遊子總會聚集在榮町的菓子店享用紅豆湯圓一解鄉愁；在這一天，金火與道遠也來到藤田屋，殊不知店內香甜的あんパン正偷偷為道遠與藤田豆子牽起一絲緣分。

【第五場】理想紛飛

一年後，北工的校門再次敞開，道遠也升上二年級，可惜身邊風趣的金火卻已離開。當初，具有美工、繪畫天份的金火進入北工土木科就讀，可惜卻是志趣不合的結果，因而輟學拜入蔡雪溪畫師門下，並起個新名字－「郭雪湖」；現今雪湖、道遠二人宛如春天的櫻花分別在充滿理想的藍天各自紛飛。

【第六場】螢之光

三月的臺北，東風方起、櫻花正吹拂，在五年來校內日籍教師嚴格的教學之下，這群建築男兒也懷抱著將臺北城打造為東京都外最現代化城市的夢想，終於來到螢之光響起的這一天。前來觀禮的雪湖、豆子也與道遠在紀念文庫前的大樹下埋藏屬於三人的青春回憶，願時空凝結在霎時、情感永流淌。

【第七場】記憶·技藝

畢業後的道遠，透過日籍教師的推薦之下，進入北工建築科成為助教，性格剛直、崇尚完美的他，嚴厲的教學方式很快的在學弟之間廣為流傳；但放下教鞭的他，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孝子，為了侍奉父母、供給弟妹念書，他便會利用課餘時間在豆子家的藤田屋兼差打工，並在此時練就あんパン的好手藝。

【第八場】跳舞時代

勤奮的道遠，在一個因緣際會下遂被引薦至總督府為土木課職員，並期以森山松之助為學習對象，個性嚴謹的道遠也成功的為臺北城畫下許多臻美的建築，透過雪湖的介紹下，結識了多位城內藝術家，盼以新文化及美學改變臺北。

【第九場】國境別離

昭和年間，在全球瀰漫著民族自由的氣氛下，臺北城更是成為日本群島先進的城是代表。然而，他跟豆子的情感也在這一日一日的培養之中，逐漸從朋友轉化成戀人；同時間，道遠收到一份外派滿州國見習城市建築的公文，究竟這兩人的情感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

【第十場】引揚天涯

道遠回國後，太平洋戰爭在海面上一觸即發。昭和二十年五月，臺北城經歷了一場規模最大的空襲，兩人在這無情戰火中許下終身彼此的承諾；八月，臺灣人民在昭和天皇宣布終戰詔書的廣播聲中，回到中華民國懷抱。一年後，許多日本人在螢之光的樂聲被迫離開臺灣、引揚那陌生的「祖國」—日本，然而這對烽火鴛鴦又該如何走下去？

【尾聲】遺憾終點

黃昏中，阿寬推著輪椅上的阿公走進北科大校園，失智的老翁緊握手中的日本人偶，昂首凝視遠方的天空，回想著那一年在藤田屋裡最美的女孩身影以及那熱氣蒸騰的香甜あんパン；那天夜晚，道遠在一抹微笑中悄悄離世.....

《あんパン・昂盼》時間軸及地點鋪排

『二〇〇〇年～』：牽孫阿寬、購買麵包、回想過去、抱憾終身
（民國八十九年～）

※事件地點：臺北市臨沂街某巷口

『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就讀於永靖公學校
（大正六～十二年）

※事件地點：北斗郡小紅毛社、永靖公學校

『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就讀於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五年制建築本科
（大正十二～昭和三年）

※事件地點：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臺北城區、榮町藤田屋

『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年』：於北工任建築助教、兼差於榮町藤田屋
（昭和三年～昭和十年）

※事件地點：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臺北城區、榮町藤田屋

『一九三五～一九四二年』：引薦為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職員
（昭和十～十七年）

※事件地點：臺北城區、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

『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道遠績效優良，而外派滿洲國見習與城市建築設計
（昭和十七～十九年）

※事件地點：滿洲國國務院

『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大時代下與藤田豆子的情感見證、互許婚姻承諾
（昭和十九～二十年）

※事件地點：臺北城區、臺灣總督府、東門外幸町宿舍

『一九四五～戰後』：臺灣光復、紅樓思念、娶妻、藤田來臺、抱憾
（民國三十四年～）

※事件地點：臺北城區、省立臺北工專紅樓

『二〇〇五年～』：道遠失智、重返校園、思念故人、紅樓追憶、離世
（民國九十四年～）

※事件地點：臺北市臨沂街某巷口、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紅樓

《あんパン・昂盼》劇本創作

※編按：劇本中的「共」，音通中文的「講」之意。

楔子－思念起點

▲場景：臺北市臨沂街某巷口

▲時間：民國八十九年（二〇〇〇年）

▲人物：陳道遠、陳稚寬、麵包車老闆

（黃昏中，一台矮胖麵包車，熟悉的聲音緩緩駛過臨沂街某巷口）

麵包車錄音：來喔～來喔～趕緊來！好呷的麵包攞來囉！

有蔥仔、芋仔、克林姆，抑是あんパン跟食パン阮攏總有喔！

老闆：嘿！阿伯～我看你逐工都很勤勞置巷仔口等阮的麵包車經過呢！就算共透風落雨嘛係同款～來！這係你昨天「注文」的食パン跟あんパン

道遠：（微笑樣）唉～人的生命旅程有限，但思念的味道卻是永遠無限啊！

（說完這句話，老闆一臉疑惑的看著這位老伯）

稚寬：阿叔、阿叔，我嘛欲買一塊巧克力麵包作我的早頓

老闆：阿寬真乖，今天這塊麵包就送你呷啦～希望你逐工要認真讀冊、大漢要賺錢轉來照顧恁阿公喔！

稚寬：多謝阿叔，我會認真讀冊，也祝你愈來愈緣投、生意興旺賺大錢～

（老闆大笑並摸了一下阿寬的頭）

（在太陽落下的晚霞中，道遠阿公牽著阿寬的手走回家，望天深嘆一氣）

幕後 OS：

【主題曲】

生命旅程終有還，思念氣味卻無限；

可嘆世界悠悠轉，戰火無情折鳳鸞；

百年城市風貌換，恆心不移如石磐；

唯有あんパン滋味永流傳，昂首盼望故人返。

（燈暗）

第一場—鄉野志氣

▲場景：臺中州北斗郡 小紅毛社

▲時間：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二年），二月

▲人物：保正、庄民若干、陳道遠、佐藤先生、陳清水、陳義慶、陳富子、
陳家眾人

（保正在庄口點起一串鞭炮，隆隆巨響並貼上一張紅紙）

保正：（環繞四周敲鑼）來喔、逐家趕緊來喔～咱紅毛社出一個工業學校狀元呢！

眾人：（滿臉疑惑樣）保正大人，蝦咪係工業學校啊？連做工仔人也可以讀冊喔？

保正：啊呀！講到這個，恁這些庄腳俗就不識了啦～我就來共呼恁逐家聽

【七字轉雜念調】

早年臺灣治安亂，日本派來こだま（兒玉）總督來掌權；

還有一位ごとう（後藤）桑，農工、教育、衛生攬辦齊全；

工業學校已建十幾冬，彼就可比係東京的大學院

保正：逐家這樣有了解謀？好啦，今嘛我來去陳恁叨共這個好消息

（保正繼續敲鑼宣傳，而場景轉換到紅毛社的另一田邊曠野）

（道遠正躺在老水牛身上恣意畫著圖）

道遠：

【走路調】

貧寒農村天安排，紅毛社係阮庄內；

感謝父母用心懷，方能學業順利栽

全新社會正更改，讀冊畫圖講現代；

衷心盼望理想開，提起畫筆苦思海

只願世間永和諧，安樂生活日日來

（道遠若有所思的望向遠方，想起一年多前公學校先生的話語）

佐藤先生：道遠，我看你既然你如此對繪畫有興趣，不如畢業後就去報考臺北工業學校，以後就能像森山松之助建築師一樣為大家蓋出漂亮又牢固的房子

道遠：先生，我只是愛畫圖而已，難道說可以變成建築師嗎？而且阮お父さん不希望我繼續讀書，他希望我可以跟他身邊做田

佐藤先生：哈哈，人只要有夢想，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頑張って！

（此時一聲吶喊讓沉思的道遠從牛背跳下來）

清水：兄さん、兄さん～緊轉去啊！父さん現在很生氣要你轉去

（場景拉回陳家，保正拿著一張紅紙走進去）

保正：陳兄，恭喜恭喜！恁叨道遠很厲害呢！考到臺北工業學校，那是今濟臺灣人攏考不進去的學校，也係咱庄內頭一個工業狀元呢～

（義慶一聲不響地板著一張臉）

富子：保正大人，多謝你來跟阮報喜啦！不過，你共的這間學校是置叨位啊？這樣阮道遠是不是就要去外面讀冊很多年？

保正：工業學校當然就係置臺北啊，我之前聽警察大人共差不多要讀五冬喔～但是出來攏有很好的頭路，說不定恁叨道遠還可以進去總督府做工作咧！

富子：原來是安捏喔！好啦，那大人你稍坐一下，我泡一杯茶請你～

（保正似乎察覺到義慶的臉色有些不悅）

保正：呃...不免、不免啦～我今日攞有今濟代誌要忙，嫂子～我另工再攞來找恁泡茶，陳兄再見喔！

（保正步出大門後，富子則看向丈夫）

富子：你嘛嚟這樣，保正大人好意來到咱叨報告這個好消息，你結果連看給人家看一眼攏謀，只會把這張紅紙抓緊緊

（兩人講話的同時，道遠跟清水也走進家門）

道遠：父さん，我倒轉來啊～我.....（看了一眼桌上的紅紙，似乎發現什麼）

義慶：你什麼伙攏免講，跪落！

（陳家的其他孩子也探出頭觀看父親為何如此生氣）

【怒罵】

為何送來一紅紙，甘講厝內沒勢大；
枉費父母辛苦晟，怎能將阮來欺瞞
臺北離鄉萬途外，讀冊畫圖呷不飽；
種田本份係農家，收成全靠實地腳踏

道遠：父さん，真是對不起，請您原諒孩兒不孝。之前不是故意隱瞞您去考試，那是因為我驚您會生氣，我拜託您就乎我去臺北讀書好嗎？我求您～

【七字連空奏轉七字白】

父さん啊～

道遠心中有理想，不願終身顧田庄；
臺北城內係堂皇，咱鄉卻是蠻涼荒
世界隨時置運行，歐美各國發展興；
都市建築要久長，時代方能求穩定

（義慶拿起身邊的藤條往道遠身上抽）

義慶：你好好的人不做，欲去做日本人的奴才，甘講置彼畫圖、讀冊可以飼飽自己嗎？我今日就要打乎你清醒！

道遠：父さん，這是我的理想！我嘛係為了改善庄內或是全臺灣人的生活。咱就要這樣才能跟上世界的潮流啊！

（保守的義慶聽到此番言論愈生氣、更加用力抽打）

富子：道遠，你麥擱共這些，緊站起來跟你父さん會失禮啦

道遠：不要！若是父さん不答應，我絕對不會站起來

清水：兄さん你緊起來跟父さん會失禮啦～

陳家眾人：（一同跪下來垂淚為長兄求情）父さん求您就原諒兄さん啦～

（聽見幼子的呼喊哭聲，義慶才驚覺自己的氣憤）

義慶：好！你這個囡仔這麼有骨氣，那你就永遠不要給我站起來！

（義慶說完後隨即放下藤條轉身走出）

（眾人力勸道遠起身，但依然不見其動靜）（燈暗結束）

第二場—捨親求學

▲場景：臺中州北斗郡 小紅毛社

▲時間：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二年），三月

▲人物：佐藤先生、陳義慶、商店老闆、陳富子、陳清水、陳道遠、陳家眾人

（一個月後）

（場景轉換到住家附近的農田邊，佐藤先生牽著腳踏車走過來）

佐藤先生：嗨！陳桑～好久不見，最近道遠好嗎？

義慶：（支吾難言模樣）先生，你好～啊，道遠他....

佐藤先生：（先生似乎明白些什麼指向旁邊櫻花樹）耶～你看是サクラ！好漂亮，春天果然到了～這サクラ啊，度過無數個颶風下雨的日子，就為了等到溫暖的季節盛開讓大家欣賞。這也跟我們人一樣是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就像陳桑種稻的技術很好，您不也說過總有一天臺灣米也要進貢給天皇嗎？

義慶：（語帶慚愧）是的！不過...先生，我.....

佐藤先生：啊～真是好舒服的春天！今天就先這樣吧，我該回學校了。

（佐藤先生牽著腳踏車離場；獨留義慶一人，他反覆思考著佐藤先生的話語）

（燈暗，場景轉換到北斗郡街市某商店前）

老闆：陳兄，下次有需要再攞來啊～

義慶：好啦，阮子另工跟日本人拚贏畫圖，我才帶他這個「工業狀元」來乎你聞香一下

（義慶站在門前，抬頭一看竟遇到出來買菜的妻子）

富子：我就知道你是這支嘴硬啦！之前不是置那裏罵咱子共嚟畫圖、嚟做日本人的奴才嗎？那麼你手後面是提什麼？你啊～

【南光調】

明是刀口豆腐心，為何來傷子的身？

義慶：這你就不識啦～

只為考驗他堅定，錯在我是粗魯性

社會好比薄春冰，不甘子兒受欺凌

富子：

相信咱子的才能，畫圖讀冊拚輸贏

就親像那雲端騰龍

富子：那這樣你現在係有放心乎咱道遠去臺北讀冊吧？

義慶：這件代誌我攞想看嚟咧～而且他若去，係誰欲幫忙咱們種田？

富子：你喔～攞來啊，嘴就是這麼硬啦！跟你子實在是一模一樣，煞煞去，我病恹跟你講了，我欲先轉去準備煮晚頓。（燈暗）

（義慶走進家門，看一看周遭）

義慶：清水，你甘有看到恁兄さん係去佗位啊？

清水：喔！有啊～早起兄さん就去田裡鋤草，可能要一下子才會轉來

義慶：嗯！那這樣你現在先去田裡叫伊轉來

清水：是～父さん

（此時，道遠也正好走進家門，清水暗暗提醒兄長別與父親再次起爭執）

道遠：ただいま～（有氣無力的直接走進房門）

義慶：等一下！你共想欲去臺北跟人學畫圖、起樓仔厝，但是你甘知道那些日本人係比你更加厲害千百倍，憑你就嚟攞想啊啦～

道遠：父さん，請你相信我的毅力！我才沒置驚那些日本人，我相信他們可以，咱臺灣人絕對也可以！

義慶：但甘共你逐工這樣有魂沒體四處晃就有那個才調去跟人家相拼讀冊嗎？

道遠：啊～父さん你的意思是.....

（富子聽到兩人的聲音，也從廚房走出來）

富子：你還不趕緊多謝你父さん，你父さん已經答應你去臺北讀冊了！

道遠：這是真的嗎.....多謝父さん！多謝父さん！

（陳家其他孩子也在此時一同出來為兄長喝采）（燈暗、收景）

（富子與春子正在廚房準備飯菜）

富子：はるこ（春子），緊來幫我把這鼎雞湯捧出去，恁父さん跟兄さん去除草應該很快要轉來了～

春子：是～母さん我來了！

【陳三五娘】

講到阿兄真才情，嚴守品行好兒郎；

昔日牧牛置門前，今朝折桂在蟾宮

一桌飯菜訴別離，命運從此將轉移；

故鄉親人難捨失，望兄早日將家歸

（春子端菜到飯廳後，發現父親、兄長已到家門口）

春子：母さん、母さん，你看～兄さん他們倒轉來了！

道遠：母さん、はるこ阮倒轉來啊，哇...今日的飯菜怎麼會那麼香～

春子：這當然是母さん特別為你所準備的啊～兄さん你跟緊父さん去洗腳手面就通好準備呷暗頓喔！

（席間大家相當安靜，而義慶卻難得露出稱讚的笑容，燈暗）

富子：來來來～今日外頭的月娘真圓，恁父さん共欲泡茶乎大家飲喔！

清水：太好了！很久沒飲到父さん泡的茶了，はるこ你緊去把小弟、小妹叫來～

（孩子皆齊坐在地上，而義慶、富子則拿著蒲扇坐在涼椅）

春子：果然還是父さん泡的茶尚甘甜，兄さん你要趁這時候好好珍惜喔～

清水：兄さん，你擱共一些世界各國那些很漂亮的建築乎阮聽好嗎？

道遠：好啊～這哪有什麼問題，但你現在先擱去倒一杯茶來乎我飲

【雜念調】

世界建築百百款，見證生活有完全；

英吉利就是頭前名，那有一個大時鐘

法國全盛宣國威，鐵塔對稱真正水；

義大利實在好怪奇，鐘樓起乎頭斜斜

印度君王鶻鶻情，為著愛妃修墓陵；

最後來到東京車頭，繁華街市起洋樓

明治年間的巔峰，國家進步學西方，靜等蓬萊也能吹洋風

（夜間的談話就在這歡樂氣氛中結束，燈暗）

（睡前，義慶拿著一袋東西來到道遠的房間）

道遠：父さん，這麼晚了您怎麼還沒睡？

義慶：沒啦～父さん剛才擱去巡一下田水轉來，明天就要坐火車去臺北，你欲帶上去的行李收好了嗎？

道遠：有啦，收得差不多也要休息了～

義慶：那怎樣你也把這袋一起收進你的行李裡面吧！

（義慶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道遠：父さん，這是.....（將袋內東西拿出驚覺是若干的建築圖紙跟鉛筆）

義慶：唉～時間過得很快，你擱金敖嘛！想當時那個我抱在手中的猴囡仔現在竟然欲去讀工業學校了，你去臺北一路就要小心，置那可是沒你母さん替你款生活，有閒就要寫批轉來乎你母さん，歇寒歇熱就要記得趕緊轉來看小弟、小妹

（義慶強忍著淚水）

道遠：父さん，這我攏知道，你置厝嘛要跟母さん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金正多謝你願意支持我去臺北讀冊！（道遠深深一跪答謝父親，燈暗）

（場景轉換到隔天早上的田中站）

富子：道遠，去到臺北一切要小心，母さん會佇厝等你寫批轉來

【代七字一】

阮子今日欲啟程，送往迎來在田中；
車頭高高向天頂，煤煙宛如雲飄行
懇求神祇來庇佑，乎子平順免煩愁
道遠：

離家千里心哀悲，親情暫別寄相思；
請娘自己多保重，莫為孩兒貴體傷
央望上蒼來掛念，父母在家身康健

母さん～你轉去的路頂就要多小心，天暗了，田岸路是不好行！

富子：道遠啊～你就要小心、保重身體

（鳴笛聲響，富子看著火車與煤煙消失在遠方鐵路上）

第三場—英雄少年

▲場景：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學寮、大禮堂）

▲時間：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二年），三月

▲人物：舍監（鈴木健二）、學長若干、吳太郎、李德旺、林賢治、陳道遠、
校長（吉田佐次郎）、郭金火

（一群學生團坐在學寮走廊的木椅上）

舍監：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舍監スズキ。（大聲威嚇模樣）歡迎恁大家來到北工學寮，今日是咱第一次的學寮集合，相信大家應該攏知影學寮的規矩，有什麼問題儘管來問我，經過好幾天的準備，明天就是開學典禮，今晚就好好歇睏～未來攏有金濟代誌要大家多多配合！甘攏有什麼問題？

（此時傳來一個學生的啜泣聲）

舍監：是什麼聲音？

學長甲：報告舍監，是阿寶在哭啦～

舍監：阿寶？誰是阿寶？

學長乙：就阮隔壁房尚愛哭的那個啦～哈哈逐晚攏嘛聽伊咧想母さん（指向阿寶的所在位置，瞬間哄堂大笑）

舍監：笑什麼？很好笑是嗎～今天的集合就到這結束，解散！等一下熄燈後，若是乎我聽到有人置講話，我就罰他去掃最尾間的便所～攏有阿寶你留下來！

（道遠走在阿寶身邊，小小拍他肩膀示意鼓勵）

阿寶：（語帶啜泣與顫抖）是！

舍監：頭前那個啊～你是...我看你跟阿寶有認識是嗎？

道遠：報告舍監，我是跟阿寶同房的陳道遠

舍監：阿寶，查甫子大漢出來讀冊就要學會獨立，知道嗎？這才是咱大和男兒的志氣！道遠，從現在開始阿寶就由你負責教導～

阿寶、道遠：是，多謝舍監先生！

（舍監離去後，兩人一同走回到房間）

阿寶：道遠，剛才金正多謝你的幫忙～

道遠：這哪有什麼，未來逐家攏是同學，也請你多多指教！

【四句聯】

咱是出外的遊子，學寮互助暫居住；

你若疑問有躊躇，阮來為你解心思

阿寶：

離家愁悶掛萬丈，心內總會來思鄉；

多謝道遠來走從，乎阮一帆能順風

道遠：阿寶，攏還不知道你是佗位人？像我跟阿賢攏是臺中人

阿寶：我係高雄人啦，因為卡遠...所以才會拖到前幾天才來住學寮

阿德：原來你跟我同款是高雄人啊～那這樣以後你有我這個老同鄉置這照顧你，就不免驚啦！

阿賢：你嚟聽阿德置彼共大聲話，剛才伊聽到舍監講話不系嘛挫尬咧～我是來自臺中的林賢治，你叫我阿賢就好；他喔～叫做李德旺，阮攏嘛叫伊阿德

阿寶：多謝恁大家，我叫做吳太郎，阮母さん攏叫我阿寶啦！

阿德：欸欸～我問恁逐家甘知影...是安怎剛才鈴木一講到最後一間便所逐家攏驚到袂死？

道遠：我也很好奇到底是安怎，不過就是去掃便所而已啊～

阿德：代誌不係憨人想的這麼簡單～那是因為傳說中，以前有一個學長置那個裡面洗澡時候，不小心被水滑倒摔到頭殼死去；逐次只要半暝的時陣，逐家經過彼間便所攏會聽到學長悽慘哀叫的聲音，甚至攏有人看過地板流出血來....

（阿德突然哇一聲，嚇得正專注聆聽的阿寶驚呼連連）

道遠：吼～阿德，你明知影阿寶這麼沒膽，你攏這樣嚇他

阿德：甘共你沒嚇到嗎？而且你攏咧偷笑阿寶....

道遠：（有點愧疚模樣）阿寶歹勢啦～我沒那個意思，別共這些啦，換共看嚟恁大家對未來有什麼理想？這介就由我先來～

【都馬調】

阮叨住置庄腳厝，呷穿攏是天地賜；

立志畫圖勤讀冊，改善生活卡好勢

阿賢：

自小生活今慷慨，一切父さん有安排；

要我讀冊照步行，才能重振家族名

阿寶：

孤兒寡母住鹽埕，阿娘補衫將我晟；

畫圖畫厝今正興，發願留學估東京

阿德：

平生興趣係逐項無，講到讀冊目矚濁；

只剩鉛筆來畫圖，父母期待我能有前途

（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

舍監：（大聲呼喊）啊～不然今嘛系幾點啊？佢擱還不睏直直咧唱歌，以為是逐家攞免睏，欲出來掃便所是嗎？（說完一片寧靜，燈暗）

（場景轉換到隔日的開學典禮）

（禮堂內群眾專注聽著校長說著話）

吉田佐次郎：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吉田佐次郎。歡迎大家來到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就讀，每個專科都有不同的課程與實習、考驗等著大家，未來的五年還請大家多多指教！那現在就請大家一起來唱校歌～

（全體學生肅立而起）

（禮堂正奏著臺北工業學校校歌）

幕後 OS：【臺北工業學校 校歌選段】

（一）

食國しらす天皇の 化育あまねき高砂に
天津日高の曇りなき 御代の光にはぐくまれ
見よ九天に翔けるべく 圖南の鵬の羽つくろふ

（二）

利用の眼あきらかに 分くる科學の森のおく
こころ一すじ厚生の 道をたづねていざゆかむ
開け劍潭の山おろし 半夜の夢をおどろかす

（此時道遠似乎發覺隔壁的那位同學持續在疾筆作畫）

道遠：（瞄見紙上的署名而小聲念出）臺北大稻埕....郭金火？

金火：（發現道遠正在看他，轉身握手）初次見面，請多多指教！

（燈暗、收景，在校歌樂聲中此幕結束）

第四場—情感の氣味

▲場景：淡水河畔、榮町藤田屋

▲時間：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人物：陳道遠、郭金火、藤田豆子、藤田惠子、藤田隆一

（幕起在淡水河畔）

幕後 OS：【新七字調】

君子之交清如水，親像牡丹吐花蕊；

世上難得知己在，人中之龍雲中來

城外美景多如詩，今日見識不延遲；

雙人作畫在稻埕，果然少年出英雄

道遠：阿火，你之前怎麼攏「暗坎」？這城外的美景竟然是比城內的建築物攔卡水呢～

金火：哈哈，你真正是一個都市俗咧！若講到阮稻埕，那置清朝的時陣，可是金發展ㄟ，不過日本人來後就攏徙去市內。但這猶原是一個美麗的所在，我逐擺若是心情不好攏會來這散步、畫圖

道遠：原來阿火你就住在這麼水的淡水河邊，難怪我逐次看到你的畫冊裡面攏是河景，我看你以後絕對是一個很厲害的藝術家，不一定以後的人攏會開一個畫展特別紀念你咧！

金火：藝術家？別憨了～我只是一個愛畫圖的人而已，而且厝內的生活攏需要我替母さん湊撒工，伊一個人定定要修補好多間人家的衫褲到晚暝

道遠：是喔～那這樣阿火恁父さん咧？怎攏沒聽你提起過伊？

金火：若是講到阮父さん伊....

【相依為命】

憶起當年父離開，母子相依嘆悲哀；

感謝先生來牽成，勸我讀冊改門庭

今日踏入聖賢路，方知興趣不同途；

為著生活願承擔，不甘娘親身不堪

道遠：原來是這樣，阿火實在辛苦你了！沒關係，人要有理想才係尚重要的～未來若是有什麼問題，你儘量講出來，我這個兄弟乎你靠！

金火：哈哈！有你這句兄弟夠了～不過我尚煩惱還是化學課會乎先生「電」尬金係係～

道遠：沒問題～這我內行的啦！今晚你就來阮學寮作伙讀冊，我來幫你補習

金火：那這樣今係感謝大哥！（學古人作揖樣）不過，今日攞有一件很重要的代誌要做喔～

道遠：哈哈！你是置三八啊～嗯？到底是有什麼代誌比你尚愛的畫圖攞卡重要？

金火：吼～你忘記喔！今日是冬至，最重要的當然係呷圓仔湯啊～

道遠：對啊～記得逐年阮母さん攞會煮一大鼎拜拜，真是懷念啊！（兩人離場）
（燈暗，轉換到榮町熱鬧街區）

幕後 OS：【日本曲—長崎蝴蝶姑娘】

來到さかえちょう繁華的市區

冬至日頭照到門口前

乎人會心憂 一年攞過去

（豆子身著和服與眾路人拿著紙傘走出場）

豆子：

手舉著紙花傘，搖來又搖去 蝶々さん 蝶々さん

匆匆一年到尾將欲盡頭

人講榮町金熱鬧，親像東京的銀座

たいほくしゅう たいほくしゅう たいほくしゅう 美麗的城市

（豆子走進家門—藤田屋）

豆子：母さん、父さん、ただいま～今年冬至這麼冷，想不到大家攞置蕘街、款過年，那是很熱鬧呢！

惠子：お帰り～外面很冷吧，洗完手來吃紅豆湯圓

隆一：（大聲呼喊之模樣）まめ，麻煩妳幫我看看あんパン烘好了嗎？若是好就可以幫我端出爐了！

豆子：是！父さん～（一把拿出烤盤上的あんパン）哇，實在是好香的味道呢！

果然還是父さん做パン的工夫尚好啊～

（捧著烤盤走向另一端的場上）

（豆子與自外面走來的道遠輕輕對到一眼，兩人互視沉默許久）

豆子：（靦腆模樣，語帶驚嚇）啊～すみません（抱歉）！歹勢，我行太快，有撞到你嗎？

道遠：啊！沒有啦～是我的不對....

豆子：（快步走進店裡面）皆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好吃的あんパン出爐了～

（一群北工學生正坐進店裡吃著紅豆湯圓，而道遠的眼神始終看向豆子）

金火：欸～道遠，你是置看什麼？這麼的入迷，唉唷～攞面紅紅喔

其他學生：（一同起鬨模樣）喔～道遠是不是看上哪家的女孩子啦？

道遠：（結巴語氣）我....才不是咧～佢嚟置那胡白共啦，我是聞到這香香攞甜甜的氣味，好親像春天的感覺呢！

金火：哈哈～原來你是置共「あんパン」喔？

道遠：あんパン？那是什麼啊～金火你甘有呷過？

金火：之前我有置阮稻埕看人賣過，聽您咧共好親像是紅豆沙夾麵包

道遠：啊！原來紅豆沙也能做麵包？這麼特別～另工有機會我一定欲呷看嚟

（一群人哈哈大笑，依然起鬨著道遠臉紅的模樣）

（燈暗，場景轉換到只剩兩人各站於舞台一方）

豆子：

【柳絮調】

看伊相貌實不凡，儀態風雅好翩翩

道遠：

看妳眼神有靈犀，宛如仙女下瑤池

豆子：

想欲問君自何來，少女含羞口難開

道遠：

欲來向妳表心願，衝動之情怕冒犯

豆子、道遠：

天長地久何其寬，紅娘牽緣望成全

我只想知道....你（妳）到底叫什麼名字？

（燈暗，此幕在兩人思念情懷中結束）

第五場—理想紛飛

▲場景：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榮町藤田屋

▲時間：大正十三年（一九二三年），三月

▲人物：教師（鈴木健二）、陳道遠、郭金火、藤田豆子、藤田惠子

（鈴木先生正上著圖學課，但道遠卻不時望向隔壁座位）

鈴木：請問道遠君，你有什麼問題嗎？

道遠：……（依然看著一旁發呆）

鈴木：（大聲斥責）道遠君！給我站起來～你就好好去走廊反省

道遠：（有氣無力的回應）是～

（鈴木先生繼續上課，而道遠則默默拿書走到外頭）

（燈暗，時間回到開學前一週）

金火：道遠～今日我欲跟你共一件代誌，我已經決定欲休學了！

（道遠不禁感到錯愕）

道遠：啊～怎麼這突然，咱不係共過要作伙出去畫圖還有同齊畢業嗎？

金火：你之前共得真對，人就係要往理想前行，但是我現在已經無法度繼續置北工讀冊，因為畫這死板的工程圖根本就不係我的興趣啊～

道遠：

【十一字都馬】

為何你 來離開 一切沒參詳，你認我 為大哥 這有啥路用？

不甘弟 倉皇走 哪能來衝躡，兄勸你 多靜心 必然有解方

金火：

【都馬調】

過去選擇太衝狂，難解心中的志向；

自己內心實徬徨，學業不堪繼續行

決定畫圖勤自修，有朝一日有成就；

來時必報兄弟情，望兄跟我來約定

道遠：唉～我實在不甘你這個好小弟離開啊！

【四句聯】

既然小弟已安排，為兄不來多破壞；

願弟此去心自在，提筆作畫樂開懷

金火：

多謝大哥來成全，小弟定會理圓滿；

兄弟之情不可散，約束共畫在山坎

大哥～咱以後一定要攜相約去其他的所在畫圖

（回到現今，道遠正於走廊上回想去過往）

（下課後，鈴木先生緩緩走至道遠的身旁）

鈴木先生：道遠，你為何最近上課這麼不認真？我發現你一直看以前金火的座位，是不是擱置咧思念伊？

道遠：先生～歹勢啦！金火....是我的好兄弟，我實在不甘伊離開啊～

鈴木先生：道遠，來～你隨我去一個所在

（道遠跟著鈴木先生來到校園裡的一棵櫻花樹下）

鈴木先生：道遠，你現在看到什麼呢？

道遠：只有看到一叢花蕊盛開而隨風吹散的櫻花樹，但是這跟金火有什麼關係嗎？

鈴木先生：怎麼會沒關係，你跟金火就好親像咱日本的サクラ精神，未來都要往各自的藍天紛飛！親像今日的天氣這麼好，他只是提早飛往他想去的地方而已

道遠：唉呀！原來是這樣，我終於能理解，也放心金火了～先生多謝你！

鈴木先生：哈哈～那這樣....你要答應我明日上課可不通擱分心啊，頑張って！

（說完後，鈴木先生向另一端走下場）

（燈暗，場景轉換到榮町）

（放學後，道遠走在榮町街道回想起過往與金火打鬧情形）

（豆子穿著北商制服逐漸走向一端，與道遠撞個正著）

豆子：真討厭～到底是誰啊？走路沒置看路，你目暈係放置口袋喔？

道遠：（連忙道歉）歹勢歹勢～是我剛才置想代誌不小心去撞到了你！

豆子、道遠：（兩人抬頭定睛一看）啊～原來係你？！

道遠：小姐，不知道甘有撞到你？

豆子：（羞澀又帶點嬌嗔語氣）撞到是沒有啦～不過你卻害我的腳扭到，好痛啊

道遠：啊～怎麼辦！你鞋子先脫下來，我幫你看嚟咧

豆子：（緊張懼怕的語氣）ㄟㄟㄟ～不免、不免！我自己看就好～

道遠：小姐真係歹勢啦～剛才我置咧想代誌，一時沒注意才會.....

豆子：好啦～煞煞去，我看你嘛不係調工的，這介就原諒你吧！不過我的腳...轉去可能就要糊藥了

道遠：小姐，多謝你啦～今日真正很失禮！不如這樣，就乎我送你轉去吧～

豆子：你很像古早人呢～一直叫我小姐、小姐，真是不習慣！私は藤田豆子，你叫我まめ就可以了，那你呢？

道遠：まめ....真是個好名字呢～私は陳道遠，逐家攏叫我道遠～まめ妳要小心慢慢走喔！（豆子亦步亦趨，一副羞澀的模樣）

（燈暗，道遠陪著豆子一同走回藤田屋）

（走到藤田屋的門前）

豆子：（一跛一跛走進家門）母さん，ただいま～

惠子：お帰り～まめ妳怎麼了？

豆子：大丈夫～只是剛才在路上不小心扭到而已

惠子：那這位是.....

道遠：（嚴肅認真的模樣）伯母您好～在此向您自我介紹，私は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的陳道遠！

（在講的同時，太過有趣而讓惠子感到啼笑皆非）

豆子：（突然放冷箭）先生，你剛才向我介紹時有這麼長嗎？

惠子：那道遠既然來了，就一起吃點心吧～

豆子：母さん，今日的點心我想吃父さん烘的あんパン

惠子：是、是，大丈夫！

（惠子離開舞台，轉身進入廚房）

（兩人瞬間靜默片刻）

豆子：へ.....你這個趣味的臺灣人，我攏還不認識你呢～

道遠：若是講到我啊.....

【狀元調】

自幼鄉野來成長，庄民望我騰雲龍；

牧牛耕田不清閒，畫圖讀冊解悶情

身為北工勇男兒，建設城市滿盈志

我聽妳跟恁母さんの口音不親像咱在地人，不知恁是從何來呢？

豆子：（聽後掩嘴偷笑，接著換介紹起自己）

【六角美人】

父母本是他鄉定，緣分相識倭東京；

飄洋過海數春秋，技藝在手免憂愁

北商現代好女紅，商社靠阮氣如虹

道遠：哈哈，真是好一個現代好女紅啊～

（此時，惠子自廚房拿出一盤現烤好的あんパン）

豆子：幸せ～道遠，你呷看嚟我父さん的手藝吧！

道遠：是～（拿起來咬一口）哇！おいしい～

豆子：（感到驕傲的模樣）那是當然的啊～這可是明治八年進貢乎天皇的甜食呢！

【兄妹對唱】

父さん手藝功夫好，眾人稱讚皆呵啫；

當年拜師在東京，帶入臺北若明燈

道遠：

あんパン果然是溫暖，豆沙香甜又飽滿；

此物好比仙丹果，神清氣爽不潦草

豆子：那是當然的囉～

東洋氣味摻西方，銀座木村來發明，御苑進貢明治皇

道遠：原來有這麼一段的故事，那這樣你父さん實在很厲害！

惠子：想我當初也是如此仰慕隆一さん才嫁給他的呢！

（相當得意的模樣）

豆子：哈哈～母さん，你實在攏不歹勢啊！

惠子：這就是事實啊～嗯，道遠君，你在想什麼呢？

道遠：伯母....我以後嘛想來與隆一さん一起學做あんパン，可以嗎？

惠子：你若是有興趣，歡迎常來我們家幫忙，最近人手也不太夠了～

豆子：哈哈～我看你這麼纏腳絆手的，還係畫你的建築圖就好了吧！

道遠：才不是呢～（內心默想）我想我已經深深愛上這甜蜜的氣味以及まめ妳！

（燈暗）

第六場—螢之光

▲場景：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禮堂、紀念文庫）

▲時間：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三月

▲人物：陳道遠、李德旺、吳太郎、林賢治、鈴木健二、高井五次郎、攝影師、藤田豆子、郭金火（雪湖）

（投影：北工學生當年校園生活、校外參訪以及修業旅行的老照片）

幕後 OS：【春去秋來】

五載光陰過匆匆，生徒造化皆不同；

學術理論需知解，工場實習開眼界

松山車場好先進，改整機械日日勤；

修業旅行過日本，東京繁華鬧滾滾

有人留學有人離，命運不同情依依；

猶記當年談笑懷，何嘆又是櫻花開

（道遠正聽著台上校長的致詞，回想起三年前建造文庫的過程）

（場景轉換到一九二五年，建築畫室中大家正手忙腳亂準備著修改文庫設計圖）

阿德：總算是畫好了！阿賢，我置這個所在做一個補強，使用性更加完整～

阿寶：阿賢、阿賢，文庫的木工師傅共有一個要修補的所在要你現在去看！

阿賢：阿寶，你幫我請木工師傅稍等，我馬上過去～你順便把這張設計圖提去乎土木科的同學，請伊替咱檢查是否有其他的問題（此時鈴木老師走進來鼓勵大家）

鈴木老師：大家辛苦了，希望可以讓下個月的上棟式如期舉行！阿賢這次由你擔任工程的召集人也辛苦啊～

阿賢：這沒什麼啦，能夠跟大家作伙打拼完成一項作品的感覺很好～

（鈴木老師走近道遠的身旁）

鈴木老師：道遠君，我一直感到疑惑為什麼你把他設計成傳統的歐式紅磚建築，可以請你分享讓我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道遠：是，先生～我之前有參考過英吉利田園農莊的幾張圖樣，我希望乎大家置裡面讀冊能放鬆，親像來到一個度假的所在而不是感覺很嚴肅，而且為了紀念大正天皇大婚二十五週年，更應該有一種不同款的設計作紀念！

（時間來到上棟的這一天，高井五次郎校長於樓前致詞）

高井五次郎：感謝校內同學的合作，讓今日的上棟式順利完成！在此恭祝大正天皇大婚二十五週年紀念，萬歲～萬歲～

鈴木老師：現在請各年級的同學集合，作伙來拍寫真！

攝影師：皆さん～準備要拍了喔！一、二、三（燈光一閃）

（投影：當年北工紀念文庫上棟式之老照片）

（場景回到卒業典禮的現場，高井五次郎校長致詞完畢）

高井五次郎：在此我就恭喜大家，完成五年學業～祝福皆さん未來一切順利！

（響起螢之光的音樂）

幕後 OS：【**蛍の光**】

蛍の光、窓の雪 書読む月日、重ねつゝ

何時しか年も、すぎの戸を、開けてぞ今朝は、別れ行く

止まるも行くも、限りとて、互に思ふ

千万の心の端を、一言に、幸くと許り、歌ふなり。

（卒業典禮結束後，道遠聽到遠方一個熟悉的聲音）

豆子：道遠君～道遠君！

道遠：哇～まめ你怎麼會在這裡？

豆子：當然係要來慶祝你卒業啊！而且不只我喔....你看什麼人也來了？

金火：好久不見啊，道遠！

道遠：啊～是阿火！太好了，我的好兄弟～最近你好嗎？

【**三盆水仙**】

大鵬展翅天地遊，各自紛飛無怨求；

故友難得再回歸，日思夜念小弟你

金火：

在家自修有一冬，畫山畫水聞花芳；

後遇雪溪來牽成，收我為徒傳才能

豆子：

轉換身分大不同，名師高徒永傳頌；

稻埕子弟有志氣，響遍名聲在鄉里

道遠：阿火，原來你已拜入大稻埕雪溪師的門下～實在是太好了！

金火：是啊～自從跟著雪溪師身邊，我發現到很多以前沒畫過的方法，而且雪溪師擱為我號一個新名—「雪湖」呢！

（三人漫步走到紀念文庫前）

雪湖：這棟是....「紀念文庫」？道遠，我之前怎麼沒看過這棟建築物？

道遠：哈哈當然的～置三年前，學校為了欲紀念大正天皇大婚二十五週年，特別由建築科、土木科共同設計、建造的紀念文庫，裡面有各種類的冊而且擱金舒

適呢！

雪湖：原來是這樣，時間真是過得很快，我才幾年沒到轉來學校，想不到一切的景象擁有了改變....回憶還是尚水啊！

道遠：是啊～阮當初設計這間文庫可是花了很多時間，希望他可以成為永遠陪伴咱北工學生的重要回憶！

雪湖：相信未來的學生亦會置這紀念咱的學校，或是坐置大樹下飲咖啡呢！

豆子：既然這樣，不如咱今日就來作一項可以紀念回憶的代誌吧！恁兩個先找一項自己隨身尚甲意的物件

（雪湖及道遠找了許久）

雪湖：我提一隻畫筆

道遠：我的是圓規仔

豆子：那現在，咱各自將自己重要的物件埋藏在文庫前大樹腳，等三十年後咱攏大漢，再攏相約挖出來，來～打手印絕對不可以偷看喔！

（三人各自在樹下埋下屬於自己的紀念物）

幕後 OS：【操琴調】

春來櫻花卻飄秋，同窗情誼將永留；

光陰匆匆隔深愁，珍惜時光莫強求

天涯故友永恆久，無限懷念勝擁有；

年少回憶共遵守，歲月無情添人壽

（分別在泥中埋藏回憶並帶著一抹微笑相視，此幕結束）

第七場—記憶·技藝

▲場景：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榮町藤田屋、二十年前的東京麵包屋

▲時間：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十月

▲人物：陳道遠、鈴木健二、藤田豆子、藤田惠子、藤田隆一、
岩下先生與昔時麵包屋店員

（半年前）

（某一日道遠走在路上，偶然與鈴木先生相遇）

道遠：鈴木先生，好久不見了！近來好嗎？

鈴木先生：當然很好！不過道遠君，你對於未來有什麼計畫嗎？

道遠：我當然希望可以出國去看看，但是一定要花大筆錢，我.....

鈴木先生：那這樣你願意先來北工擔任教學助手呢？或許可以累積一些經驗，想必對你出國或是就業擁有幫助

道遠：太好了～真正可以嗎？先生，多謝你願意收留我！

鈴木先生：哈哈～我嘛金歡喜賺到一個助手，頑張って！

（半年後）（場景轉換到北工某間專業教室）

幕後 OS：【七字調】

原是一名工學生，幸遇恩師來牽成；

建築專業受引薦，在校助手湊鑽研

指導後輩脫迷海，用心培育出人才；

教學風格尚嚴厲，學生最驚歹性地

（隨即聽到道遠責罵學生的聲音）

道遠：（用教鞭打著講桌）這個題目教好幾次了！大家究竟是出什麼問題？那這樣是欲如何面對下一個學年更加困難的習題，今日轉去練習畫十次，我下次上課要檢查！

（說畢隨即離開教室，趕往兼差的地點—榮町藤田屋）

豆子：

【狀元樓】

北商卒業已半載，柳暗花明又重開；

在外辦公出差勤，勸業銀行來寄身

一年到底初見寒，秋意漸濃落荷殘；

猶記榮町初逢途，如時黑襟換學徒

豆子：母さん～ただいま！今日下班前，阮銀行的社長さん說要跟我們訂一百份的パン，下禮拜欲置板橋林家辦園遊會呢～

惠子：那真是太好了！剛好最近恁父さん有做一些新口味的食パン，也帶去給大家一起分享吧～

豆子：（四處張望的沒樣）奇怪，今天道遠君怎麼還沒來呢....

隆一：我就說嘛～這臺灣人就是最不守時的！就像上次那個大正町的陳さん跟我約好時間送麵粉來，結果竟然遲到半點鐘；還有上個月三重埔的林さん他也同款，講好欲來，結果嘛係....

（持續碎念、發牢騷的樣子）

豆子：好了～停！父さん～道遠君置學校做助手很忙，你要體諒他啦！

隆一：我就是看在伊係北工的學生而且攔很友孝賺錢養家才勉強收伊的，不然我才不置收徒弟呢！（說畢其他人即離場，僅剩隆一）

道遠：（由另外一邊走進店內）隆一さん，不好意思，我今天因為課堂的一些問題而來遲到了，請您原諒！

隆一：ばか！我不是跟你講過咱做パン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時間與火候嗎？你若是攔遲到就不免來了！今日你依然繼續去後面浸紅豆、煮あん

道遠：是！（講完離開場上）

惠子：隆一，為什麼你要對道遠君這麼兇？你明明就這麼甲意這個學徒，不然你為什麼欲破例收留伊？

隆一：煞煞去～這按照臺灣話講的就是...講到你若識，嘴鬚就好打結了！

（場景轉換到廚房邊，道遠正看著浸泡在水中的紅豆）

道遠：

【安安趕雞】

想起故鄉的父母，早出暗歸住草厝；

小弟小妹要讀冊，生活困苦不好勢

一肩負起雙頭工，為著家人有擔當；

助手教冊跟做パン，兩邊走從袂輕鬆

豆子：道遠～原來你置這喔！我找你很久了，你今日攔遲到了喔～

道遠：まめ，你下班了喔～很久沒看到你了，真多謝當初你幫我跟你父さん要求我欲來這做這份頭路

豆子：這沒什麼，你太客氣了啦！不過.....你不覺得我父さん對你很兇嗎？

道遠：不會啦～其實是我自己做不對在先。我當初想要來這做工作，除了可以賺

錢以外，就是希望總有一工可以向隆一さん學習做我尚愛呷的あんパン，將伊分享乎所有人！

豆子：哇～你真是好志氣，難怪大家攏這麼甲意你，但我父さん真正係沒有在隨便收徒弟，希望你可以成為伊的破例～

道遠：是啊～まめ你甘可以多說一些隆一さんの代誌乎我聽，對我來講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但若共起あんパン他又攏是相當有自信、歡喜的模樣

豆子：若是共到阮父さん伊啊...其實是有一段故事

幕後 OS：【文和調】

飢寒盜心在街路，幸遇恩公來相助；

少年失怙做學徒，認真打拼不驚苦

（場景轉換二十年前的東京街頭，隆一跑在前頭、後頭緊跟著一個麵包店員）

店員甲：來人啊～緊來湊抓賊喔、抓賊喔！

（隆一被抓到，而在店員面前跪下來）

隆一：頭家、頭家請你來原諒我！放我煞好嗎？我已經幾落天沒呷飯啊，阮厝裡攏有母さん置等我轉去照顧伊～

店員甲：我才沒這麼憨放你轉去咧～你好腳好手還不去找工作嗎？

隆一：（難過落淚）阮父さん前幾年參加日俄戰爭死掉，厝裡只剩我跟母さん、妹妹三人生活，我實在不捨得離開他們啊～請你原諒我

店員甲：日俄戰爭？哈哈這都過幾年了？不行、不行，你偷竊就是要報警！

岩下先生：（大聲喊）喂～你們是在店門口吵什麼？

店員甲：喔喔！岩下先生～今天這個小偷來到我們店裡偷拿麵包

岩下先生：（語氣嚴肅）就是你吧？你說你叫什麼名字？為什麼要偷麵包？

隆一：是！私は藤田隆一，因為...家母與妹妹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來你們店裡偷拿麵包，真的很抱歉！

岩下先生：嗯嗯！這樣吧～從明天起你就來我的店裡工作，就當作為你偷的這兩個麵包還債吧！來～這裡是一百圓，你先拿去買點營養的東西給令堂吃吧～

隆一：（衣袖拭淚顫抖模樣）啊？岩下先生，這是...真...的要給我的嗎？謝謝您、謝謝您，真的謝謝您！（再三磕頭道謝）

岩下先生：一個男人哭哭啼啼的，算什麼日本男兒，快起來吧！只希望你能明白，當自己以後有能力時也要懂得幫助別人～

店員甲：岩下先生～您怎麼可以這樣就放過他？

岩下先生：哈哈～你當初不也是這樣苦苦哀求我給你一份工作嗎？多了一個人手也好啊！大丈夫～（徒留店員一臉疑惑又氣憤模樣，燈暗）

（場景為隆一與岩下先生學習麵包之景象）

幕後 OS：【豐原調】

**あんパン手藝勤修習，命運重造在京畿；
十年工夫無處放，移民外地創理想**

（場景回到原本當下在廚房的兩人）

道遠：原來...隆一さん係一個這麼有志氣的人，當年麵包師傅對伊的恩情乎伊無法放袂記，難怪伊對あんパン這麼有執著與熱情，希望總有一工我也能打動他牽教我做あんパン的技術

豆子：是啊～後來我聽母さん提起，您就是在麵包店相遇而結婚了呢！不過，今天我跟你講的這些事情要保密喔！阮父さん是最愛面子的，他從來不想跟大家提起這些往事...

道遠：是的！沒問題，まめ謝謝妳～（燈暗，兩人持續相視而談）

（三個月後）

隆一：道遠，你也來我的店裡已經三個多月了，不知道你可以跟我說你這幾個月來浸紅豆的過程有學到什麼？

道遠：是！隆一さん～

【寶島一調】

**雖然紅豆小粒材，卻能帶我看世界；
逐工洗豆在柴桶，隨水柔軟真輕鬆
滾火煮豆惦生鍋，綿密香甜相作伙；
あんパン飄海過臺灣，望能技術學完全**

隆一さん，希望你可以答應我乎我學習做パン！

隆一：哈哈，我果然沒看不對人。沒錯！咱做人就親像做あん，身段要柔、要軟就能包進パン裡面。既然如此，我答應你。不過這個過程係真辛苦，你要有心理準備～

（來到廚房的第一天）

豆子：父さん～今天有道遠君第一工來到咱的廚房，你可不通對人家太兇！

隆一：怎麼？你會捨不得他喔？要來做我的徒弟就要有耐性～

豆子：討厭～父さん好壞，人不想欲理你了！（說完離開廚房）

道遠：隆一さん，我來了！

隆一：我講過做人好比置做あん，希望你可以認真做好每一件代誌～頭一項就是要揉麵粉、打雞蛋；第二項就是....

（各留一盞聚光燈在隆一與道遠身上）

幕後 OS：【運河二調】

師父嚴格來傳授，徒弟認真記步數；

日本技術臺北興，城區宛如銀座町

和洋食物進臺灣，文化不同改習慣；

豆沙麵包是あんパン，氣味久留萬古長

隆一：你甘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嗎？若是沒有，就繼續置這練習！

（豆子正躲在一旁偷看著道遠與父親）

（隆一離開後，豆子走近道遠身邊）

豆子：（輕拍道遠肩膀）道遠君～你有專心咧做嗎？

道遠：まめ～係你啊！我剛按照你父さんの方法做好一個あんパン，來～頭一個我就請你呷看嚟！

（豆子手裡拿著剛出爐のあんパン，咬下一口）

豆子：嗯～感覺是不錯，但還是跟我父さん差一味，乎我來幫你啦！

道遠：まめ，原來你也會做あんパン啊？這麼厲害～

豆子：那是當然的了～那就讓我來共乎你明白

（豆子面帶微笑又得意的說著）

（一邊指導如何操作，手部、眼神卻又不時碰觸到對方）

【都馬調】

揉麵要記時間全，不通浪費好麵團；

紅豆挑選飽又滿，揀豆煉糖不簡單

鼎中滾餡甜又綿，時時相攪要謹記；

一蕊櫻花中央放，滋味添奇甘又酸；

麵團包餡要密接，烘パン才能有相恰

幕後 OS：【人蛇姻緣】

揉麵包あん實稀奇，雙人暗中含情意；

香甜豆餡萬世傳，央望あんパン紅線牽

（燈暗於兩人的默語相視中，此幕結束）

第八場—跳舞時代

▲場景：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臺灣總督府、波麗路西餐廳

▲時間：昭和十～十七年（一九三五～一九四二年）

▲人物：陳道遠、學生若干、木原圓次、鈴木健二、總督府同事、郭雪湖、鄧雨賢、周添旺、陳進、林玉山、純純、愛愛

（某日在工業學校由道遠負責的課堂）

道遠：逐家對於這個建築圖樣的畫法跟設計有理解嗎？咱今日的課到這結束，轉去同款要多練習，下次上課會測驗

眾學生：是～多謝先生（學生魚貫離開教室）

（木原圓次由鈴木先生帶領走進教室）

木原圓次：（鼓掌的模樣）你好～初次見面，私は總督府土木課の木原圓次。剛才看你上課實在是精采啊！而且每個學生攏很專心的聽課

道遠：（兩人伸手相握）你好～私は臺北工業學校的建築技術助手，陳道遠。在此還請多多指教！

鈴木先生：哈哈，木原さん～這你就有所不知了，那是因為道遠君他在學校是出名的魔鬼教師，上課時其實學生都嚇驚死！

道遠：鈴木先生，你這樣說我真是不敢當，這只是希望可以乎這些學弟們認真學習的方法啦！（三人同時大笑）

鈴木先生：道遠君，恭喜你！我欲跟你共一個好消息～

【蓮花鐵三郎】

實業教育當年辦，學校名聲不虛傳；

總督府內選賢能，工業學校排頭前

土木課長是木原，詢問道遠你意願；

蒼龍沉潛終有時，更待衝天騰雲期

木原圓次：是的～目前府內土木課還缺一個職員，先前我就曾聽說你們臺北工業學校的人攏很優秀，我就請鈴木さん帶我來看看，果然名不虛傳啊！

鈴木先生：哈哈！這是當然的，有我鈴木在的地方怎麼能輸呢？

道遠：（神情相當詫異，又有些開心且猶疑）我甘真正有這個能力進入府內學習嗎？

木原圓次：當然啊！我們正需要你這樣有能力的好人才呢～

道遠：不是，我只係驚自己的能力不夠，而且無法轉去厝內照顧父母

木原圓次：咱身為大和男兒未來要建設最先進的大東亞共榮圈，相信你的家人會以你為榮的！而且府內員工還會配給東門町外的眷屬宿舍，你也可以將您接來做伙住

道遠：（考慮片刻後）是！就在此多謝鈴木さん跟木原さんの提拔之恩～

木原圓次：哈哈～我相信鈴木さんの眼光果然是沒錯的，歡迎你加入阮！今日實在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就由我來請大家去大稻埕最出名的「江山樓」喝酒兼聽藝旦唱曲～（三人離場）

（三年後）

【仙鄉歲月】

多謝恩師來引薦，方能入府任職權；

內務值勤土木課，同心共事稱諧和

日籍先輩多指教，森山大師來習效；

城市建設做妥當，人民生活有希望

家倉二郎：道遠君，今日下班你欲跟阮去波麗路呷飯嗎？聽共今晚純純小姐欲去彼唱歌呢～而且很多知識份子攏會置彼討論國家大事呢！

藤原英明：二郎，你是共頂一介發唱片那個古倫美亞的純純、愛愛嗎？

道遠：等等～恁共的純純、愛愛，到底恁是什麼人？

麻生清田：道遠，你金正是都市俗呢！我看你逐工就去膜拜森山先生就夠了～連現在尚流行的歌星嘛不知影，前陣子那條《望春風》實在是很好聽呢（背景響起音樂，哼起歌詞：獨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擔著少年家.....）

田中隆盛：哈哈，你看那個清田擱置些咧思春啊！不過，純純的聲音確實是金迷人，道遠我看你今晚就跟阮作伙來去開眼界啦～

（場景轉換到波麗路西餐廳，眾人正聽著純純開唱）

純純：

【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誰人倘看顧？

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哪落要如何？

藤原英明：今日來就對了，擱聽到這條新歌～道遠你覺得怎麼樣？

道遠：我之前攏不知純純是什麼人，今日聽到恁置講才知影，原來伊這麼厲害

（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雪湖：ㄟ！道遠～你怎麼會嘛置這？

道遠：哇～雪湖是你啊！我今日跟幾個同事來這聽純純小姐唱歌，你呢？

雪湖：阮嘛係啊～今日有幾個藝術界的朋友共欲來這呷飯、聽歌。

道遠：雪湖，很久沒看到你了！你最近摺有什麼作品嗎？前幾年那幅畫大稻埕的《南街殷賑》人人係看到攏呵啫，連我嘛覺得金驕傲呢～

雪湖：哈哈～那是恁大家不甘嫌啦！

玉山：共到雪湖伊喔～前一陣子攏嘛覓置霧峰萊園那裏咧畫圖，常常攏找不到人，看來明年的臺灣畫展又摺是伊得獎啊～陳進你共對吧？

陳進：是啊～你這個同學實在有夠敖，不過雪湖...明年我係一定欲贏你喔！

雪湖：哈哈！玉山、陳進係恁太客氣啊！道遠，來～我介紹這幾個藝術家乎你熟識一下.....

【送蓮花】

陳進生置名望門，閩秀學畫第一人；

玉山畫筆透玄機，漢學丹青藏文詩

摺有一個鄧雨賢，作曲愛國好青年；

純純愛愛紅歌星，古倫美亞永昌盛

道遠：原來恁兩位就是畫仕女圖出名的陳進以及將漢文藏在畫筆當中的林玉山！

真是久仰兩位的大名啊～（向兩人恭敬作揖）

雪湖：接下來，這位是周添旺先生，嘛係今晚純純唱這條《雨夜花》的作詞人

道遠：周先生，你好！（握手）

不愧是寫詞天才，你的音樂使人心醉啊～

添旺：多謝恁甲意我的作品，尚厲害還是作曲的雨賢さん

（指向身旁的鄧雨賢）

雨賢：你好！初次見面，我是鄧雨賢。想你必定就是雪湖常常提起的那位陳さん吧！

道遠：哈哈～是啊！我正想欲請雪湖介紹乎我跟你討論關係到藝術方面的問題呢！

雨賢：講到藝術哪有你跟雪湖厲害，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作詞家而已

道遠：雨賢さん你太過謙虛囉～

【都馬調】

臺灣建設漸進步，人民品質卻無路

雨賢：

落實生活的平衡，本土文化需認同

道遠：

難解何物喚人心，建築甘能來革新？

兩賢：

近代建築重外貌，深藏美學怙厝兜

道遠さん，我曾聽雪湖共過，城內有很多美麗的建築係由你畫出來的，但我置想若能往咱臺灣自己的文化去結合，一定可以比那些洋樓更加水、更加氣派

道遠：

【都馬尾】

一語點醒夢中人，欠缺文化係原因；

多謝兩賢來言歡，期待臺灣光景換

（兩人相當愉快的握手表達謝意，也感到相互欽佩）

餐廳員工：現在就由樂團為咱演奏這首鄧兩賢先生的「跳舞時代」，並由紅歌星純純、愛愛合唱，歡迎大家作伙站起來召集身邊好友，作陣迎向這個青春又自由的「跳舞時代」！

（投影：昔時在波麗路西餐廳客人以及跳舞之老照片）

純純、愛愛：

【跳舞時代 選段】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

逍遙恰自在，世事怎樣阮不知

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

男女雙雙～排做一排，跳 TOROTO 我尚蓋愛

幕後 OS：

舊慣是怎樣，新慣到底是啥款？

阮全然不管，阮只知影自由花

定著愛結自由果，將來好不好

含含糊糊，無煩無惱，跳 TOROTO～我想尚好！

（在音樂中眾人翩翩起舞，燈暗此幕結束）

第九場—國境別離

▲場景：臺灣神宮、碼頭、滿州國、榮町藤田屋

▲時間：昭和十七～十九年（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

▲人物：陳道遠、藤田豆子、武部六藏、張景惠、溥儀、郵差、郭雪湖

幕後 OS：【滿山春色】

滿山春色～美麗好遊賞，臺北尚水就在圓山頂

雙人可比天邊的鳥隻，青春快樂這時尚快活

豆子：

滿山春色～逍遙好自在，神宮大神用心來朝拜

阮的心肝，偷偷將你愛，萬紫千紅祝福咱將來

道遠～你行卡緊咧！你看，後山那邊的花更加水呢！

道遠：

【黑暗路】

沿途百花開盛繁，我卻無心將伊觀；

滿腹理想將實願，可是不捨美嬋娟

【七字調】

望伊快樂我所歡，甘講這是真情戀；

疑猜紅粉女心懷，期盼雙人白頭偕

（道遠走在後方，相當憂愁之模樣）

豆子：道遠～我看你今日為何一直這樣憂頭結面，心事重重的模樣？難道...是跟我出來迢迢你不歡喜是嗎？（面貌嬌嗔而難過轉向另一邊）

道遠：你不通來誤會啦！才不是咧...逐擺跟你出門乎我攏感覺金歡喜，而且我特別思念咱以前作伙置恁叨學做パン的那段日子～

豆子：那這樣你說嘛，你....甘願意陪伴我四介遊山玩水

道遠：我當然願意啊！只不過，我.....

豆子：你不過什款呢？共啊～（語氣有些不耐煩）

道遠：（講話加快速度，臉紅羞澀模樣）我願意逐工跟你作伙而且我尚甲意看到你的笑容，因為我....まめ小姐我金正很甲意你！

（兩人瞬間對看五秒，周圍一片寂靜）

道遠：まめ小姐，真是歹勢～我一時衝暈把你嚇驚到，我不應該勉強你！

豆子：啊！（驚嚇而不知所措貌）人家我.....我.....不知道啦！你真是莽撞

道遠：まめ我對你係真心的，不然我在此咒詛，你一定要相信我！

豆子：（急忙將手放到道遠嘴前阻止發下誓言）不通胡白咒詛，我當然相信你！

道遠：多謝你～只不過.....（緊張失望貌）前陣子來了一封的公文書....

【四句聯】

東亞共榮駐滿洲，建設都市有需求；

總督下令來運籌，命我動身莫延留

豆子：

建設東亞望天全，男兒志氣總無限；

只願君去心放寬，我將惦厝等你返

道遠：這次出國前去，我不知道何時才會倒轉來，有可能是半年抑是三、五年攏有可能，我不甘放你一個人置臺灣....

豆子：道遠～你放心，我會置臺灣等你倒轉來的那一日（彼此緊握雙手）

（場景轉換到碼頭邊前往滿洲國的那一天）

（道遠在擠滿人的港邊找尋豆子的身影，而豆子也在另一邊找尋道遠）

（船鑼聲響起，前往滿洲的船隻即將啟航）

道遠：唉～我看伊是不會來啊....（失望落寞，轉身準備登船）

豆子：（氣喘吁吁）道遠～歹勢！今日店內很多人，總算乎我赶上時間找到你啊！

道遠：まめ～我就知道妳一定會來，希望等我轉來的時陣你猶原在此....

豆子：（淚眼婆娑）道遠～不管是一冬、二冬，逐年東北風吹起時，我攏會置這等待你！這是我特別向龍山寺觀音菩薩祈求可以賜你一路平安のあんパン，希望你置船頂可以想到故鄉的氣味....

（最後一次的船鑼聲響起，宣告即將啟航）

道遠：まめ～請你原諒我這次的離開！請妳一定要等我！我金緊就會轉來～（說完即刻往另一方向前去登船）

（投影：船隻啟動繞行港邊出海，留下獨自淚眼的豆子）

豆子：道遠～你一定要寫批轉來！

【心酸酸】

船鑼無情來響起，送君離岸無限期；

不捨郎君來離開，風吹東北望郎歸

（場景轉換到滿洲國皇宮）

武部六藏：（伸出握手）（中文）陳先生您好～在下是國務長官武部六藏，初次見面，請多多指教！這位是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也是您未來建設部門的長官

張景惠：（中文）陳先生您好～歡迎您蒞臨滿洲國，我是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

請您在此稍候，皇上即將召見您（道遠隨即進入宮殿）

道遠：（中文）參見滿州國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愛新覺羅·溥儀：（中文）你就是那位從臺灣來的總督府官員是吧？聽說你以前在臺灣就是念工業學校出身的是嗎？

道遠：是的，陛下～在下正是臺灣總督府土木課職員陳道遠，畢業於臺北工業學校

張景惠：稟報皇上，陳先生目前正在著手規劃我國的都市風貌，相信不久之後，滿洲國將會有截然不同的景象

愛新覺羅·溥儀：那陳先生，未來我國的建設就有勞你了！

（場景轉換到臺灣的榮町藤田屋）

（豆子正在櫥窗邊發楞望向天空）

郵差：你好！藤田豆子小姐～今天有你的批喔！

豆子：嗯～會是誰寄信給我呢？（看見寄信人：『陳道遠』，面帶驚喜）郵差先生，多謝您！

（豆子正在舞台一端打開信件觀看）

道遠：

【新求婚】

初到滿洲心雜亂，人在長春身平安；

康德皇帝命不全，日軍干政來佔權

故人闊別已一冬，滿洲建設齊完整；

城市容貌全改變，新京站起時代轉

（道遠則在另一端的舞台念著信的內容，投影：一張張的滿洲國城市的老照片）

豆子：道遠，今日厝外的櫻花開了，還記得你以前尚愛看花開飄散的模樣，很高興你的夢想慢慢完成，如今臺灣的建設也越來越進步；只是...聽說最近日本要對外發動戰爭了，你人置異鄉就要好好照顧自己！我絕對會等你～

道遠：まめ～我好希望我的人能如同這批信轉去你的身邊，置滿洲國的我一切平安，但我卻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代誌發生置滿洲人的身上，只希望城市建設的進步，也能為人心帶來進步！請你一定要等我～

（一年多後）

道遠：

【望月詞】

近來戰爭實猖狂，太平洋頂危機重；

皇帝出京將身藏，國內兵亂人民殤

**長春悲悽風雪漫，臺灣初臨秋暝寒；
城市新煙變荒墟，長官應允早船期**

（投影：一張張滿洲國新京遭轟炸的老照片）

（東北風再起，信中說著提早回台的道遠卻依然不見人影，豆子在港邊日夜等待）

豆子：道遠～你不是共東北風起之後最早的船班就會到轉來嗎？

【台南哭】

**日思夜想君影形，心惱當年折柳斷；
敢講大船遇海湧，港邊望斷女癡情**

雪湖：まめ，天氣漸漸冷了，你的身體要顧；道遠若是轉來，碼頭的工人絕對會頭一個跟咱們通知的，你就先跟我轉去吧～

豆子：雪湖，我曾經答應道遠要置港邊等待伊倒轉來的，就請你先轉去不免擔心我～

（雪湖無奈之下只好離去，徒留豆子一人）

【都馬哭】

**應記相約桂落時，為何不見郎君歸；
待見桃香出枝叢，苦候船班猶原空**

（船鑼聲再次響起，但已讓豆子心灰意冷，直到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

道遠：まめ、まめ～我倒轉來啊！乎你等待我這麼久，這次我絕對保證不會擱離開你了～（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走向豆子身旁）

豆子：道遠、道遠～金正係你倒轉來啊，我就知道你不會把我一個人放下（兩人抱頭痛哭）

幕後 OS：**【可憐青春】**

**人生難待情本貴，離別雙載終回歸；
雙人淚面喜重逢，從此不願離身旁
船隻飄浪聽天命，海湧聲聲嘆戰情；
美國軍機飛天頂，皇軍應戰蹄不停**

（背景響起戰機隆隆聲宣告著戰爭開始，燈暗、此幕結束）

第十場—天涯引揚

▲場景：東門外幸町宿舍、防空壕、碼頭、省立臺北工專紅樓前

▲時間：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戰後

▲人物：陳道遠、藤田豆子、國民軍、陳義慶、藤田惠子、林賢治、李德旺

幕後 OS：

【臺灣軍の歌 選段】

（一）

太平洋の空遠く，輝やく南十字星

黒潮しぶく椰子の島，荒浪吼ゆる赤道を

睨みて立てるみんなみの

護りは我等臺灣軍 あゝ嚴として臺灣軍

（二）

歴史は薫る五十年 島の鎮めと畏くも

神去りましし大宮の流れを受けて蓬萊に

勳をたてしみんなみの

護りは我等臺灣軍 あゝ嚴として 臺灣軍

（投影：軍機轟炸臺灣的老照片）

（通過一列家族送行臺灣志願軍的出征隊伍）

（場景轉換到東門外的幸町宿舍，道遠及豆子正坐在院子談天）

豆子：啊～還是五月的太陽最暖和了，而且難得好久不用覓空襲了呢！

道遠：是啊，跑乎軍機追的日子實在金無奈，現在只求平安就好。不過，若是現在還能再呷到一次你做的あんパン就更好了，那個氣味令人懷念啊！

豆子：誰共一定要懷念以前才能吃到，Suprise～（拿出あんパン）你看這個！

這是今日我特別做來乎你呷的，我想你應該很久沒吃到了吧～

道遠：哇！在戰爭時期還能吃到這麼高級的あんパン，幸せ～まめ多謝你！

（兩人正沉浸在懷念的記憶中，突然地空襲警報聲響～）

（道遠帶著豆子一同到外面躲避空襲）

民眾甲：（大聲呼喚）大家趕緊找防空壕覓起來，美國的大戰機擱來丟炸彈啊～

（在人群中，豆子、道遠早已失散）

道遠：まめ、まめ～你置佗位？

豆子：（啜泣哭著）道遠、道遠～你到底置佗位？我咧找你啊！

(投影：一九四五年臺北大空襲轟炸之景象照片)

(兩人各自躲進防空壕的一端，站在舞台兩側)

【梅花落】

郎君方自東北返，哀嘆戰爭又添亂

道遠：

逃過滿洲生死關，看破生命何時寬

豆子：

空襲逃難俱疲心，惟寄相思守方寸

道遠：

時代悲訴失天倫，無情干戈折乾坤

(空襲結束後，兩人在人群中終於找到對角線的彼此)

道遠：

不捨伊人心碎離，欲配嬋娟兩相依

豆子：

情思綿綿寄乎伊，望君終身永不棄 (兩人終於尋得彼此相擁而泣)

道遠：まめ，我不想要失去你了～你甘願意嫁乎我？只要戰爭一結束我就帶你離開，咱去一個和平、自由的世界，過著平靜、幸福的日子 (豆子點頭默許)

(場景轉換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這一天，放送著天皇終戰玉音)

幕後 OS：【玉音放送—終戰詔書】

朕深ク世界ノ大勢ト帝國ノ現狀トニ鑑ミ

非常ノ措置ヲ以テ時局ヲ收拾セムト欲シ

茲ニ忠良ナル爾臣民ニ告ク

朕ハ帝國政府ヲシテ

米・英・支・蘇四國ニ對シ

其ノ共同宣言ヲ受諾スル旨通告セシメタリ

(舞台上放送頭的一端，有人高聲歡呼、亦有人痛哭流涕)

(投影：一九四五年日方正式受降以及迎接國軍之老照片)

幕後 OS：【並蒂蓮】

時代動搖換國本，前朝話語改漢文；

皇軍離臺體面全，國軍登岸衣衫亂

人聲吶喊相偎靠，怎知國旗畫顛倒；

情懸一線心如焚，引揚大海天涯分

(場景轉換到一九四六年冬天，某一引揚碼頭)

(豆子躲在岸邊頻頻望向遠方，等待著道遠的來臨，但卻被駐守國民軍發現)
國民軍：(鄙視語氣)喂～妳這日本姑娘還不趕快上船！快啊，給老子當心點！

(被國民軍發現之下，豆子只得強迫登上船艦)

豆子：道遠～你置佗位？這已經是最後一班引揚的船，我不知何時才能再轉來臺灣～甘共你今正忘記咱的約束嗎？

(豆子望向港邊，而道遠只能躲在遠處偷望)

道遠：(心中默想)まめ～請你原諒身負重任的我，暫時之間是無法乎你一個依靠的，等我一切若是穩定之後，就會寫批寄去日本，再攔接妳轉來臺灣～

(船鑼聲最後一響，即將離岸的大船放出各色彩帶與碼頭群眾道別)

(人民一同唱起螢之光，歡送大船離港返回日本)

眾人合唱：**【螢の光】**

螢の光、窓の雪 書読む月日、重ねつゝ

何時しか年も、すぎの戸を、開けてぞ今朝は、別れ行く

止まるも行くも、限りとて、互に思ふ

千万の心の端を、一言に、幸くと許り、歌ふなり

豆子：(離開前，終於看見道遠，但已是無法挽回)道遠～那是你嗎？咱已經未赴啊.....

道遠：まめ～還是請你將我放抹記吧！

【樓臺會】

愁思暫且來放下，願君此去心無暇；

望你諒解私心絕，放捨天倫情難說

幕後 OS：

【艤舻兩】

紅絲離斷已兩冬，望穿夏日若落霜；

人心難離景不在，唯有信物來掛懷

(燈暗結束)

(場景轉換到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道遠似乎想起何事來到北工紅樓前)

道遠：(挖著大樹下的泥土，遍尋不著)唉～時間很快，匆匆二十年過去，雪湖去美國讀冊、まめ倒轉去日本，現在也只剩我一人來這實現諾言；當年，因為親情的託付，乎我選擇置最後一刻離開你.....

(場景溯自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道遠接到家書一封)

阿賢：道遠～恁父さん有從彰化寄一封批來乎你喔！

道遠：好！阿賢你先幫我放在桌上，我先畫完這幅設計圖再過去看

（信件內容，以念白呈現，義慶從另一端走出與道遠面對相視）

義慶：道遠～你接到這封批的時陣，父さん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我很歡喜咱陳家有你有你這個後生，逐擺我若共你置總督府上班的代誌共乎恁伯仔、叔仔聽，看您那種羨慕的表情我就感到很驕傲。當年父さん不是不乎你去臺北讀冊，而是父さん擔心你古意在外會受人欺負～這幾年來，咱見面的時間愈來愈少，我跟恁母さん驚你會煩惱總是不敢擾吵你；這一次，父さん就把這個家交乎你照顧～你是大哥，以後小弟、小妹以及恁母さんの生活就要靠你了.....

（此時，電話響起....妹妹告知父親的死訊，使道遠雙腳下跪）

義慶：

【馬隊吹】

聚少離多默思念，天涯心難定掛牽；

今生有兒心無憾，病體如蠟燭風殘

道遠：父さん～我對不起您！

子兒不孝離家遠，咫尺雙親情枉全；

望父原諒來世還，北風拂面也忘寒

（父親的魂魄在道遠面前相遇，兩人卻無法相見，父親輕輕扶起跪下的道遠）

（電話響起，豆子打來提醒明日引揚要一起離開的事情）

道遠：（沉默不語）

豆子：喂～道遠是你嗎？明天我會覓置港邊的大石頭等你來，這是最後一班引揚船，我若是乎人發現抓上船就無法跑了....

（遠方傳來惠子的聲音）

惠子：まめ～快點，妳還在做什麼？快來幫我收拾一下

豆子：道遠，咱就這樣說好了喔！那我先去幫我母さん收行李....

道遠：.....（依然沉默不語，但心中卻暗下決定；電話掛斷，燈暗）

（場景回到一九四八年的樹下，道遠挖出一只人形陶偶，底下寫著『まめ』二字）

阿賢：道遠，你擱這樣等落也是沒意義啊～相信まめ一定可以體諒你當年的苦衷，為什麼就是不放下呢？

道遠：我猶原是無法放袂記まめ，擱乎我三年的時間等她的批信，我相信一定是現在時局亂才無法寄到位，我欲繼續寄、繼續等～

（三年匆匆過去，道遠的信全數有去無回）

幕後 OS：【初一十五】

三冬歲月又春近，謹記誓言證真心；

魚雁過海尋佳人，件件隨風飄落塵

（舞台上呈現出他與接受相親的妻子結婚宴客的身影）

阿德：道遠，恭喜你！想不到咱這陣工校的兄弟裡面，就你最早娶某，你可是甬通袂記我這個大媒人喔～

幕後 OS：【**百家春**】

**月老重寫姻緣簿，鴛鴦枕邊許白頭；
舊情難放君永在，緣定三世寄心懷**

（道遠心中百般苦楚、無奈，而一旁的新婚妻子似乎也能看穿他的心事）

阿賢：來來來！大家緊來跟咱的新娘、新郎照相～

（場景來到一九七五年三月，穿著高雅的婦人走進北工校園拿著照片逢人即問）

豆子：不好意思，請問你們認識陳道遠嗎？他以前也是北工學生

教師甲：抱歉，我不認識！阮學校甘若沒有這個人～

（豆子難掩失望離去，但紅樓的樹下卻站了一個人，握著人偶望向這位女士卻不敢前進）

（一九八〇年三月，這個女士再次出現在北工校園，這次她決心詢問年邁的教師）

豆子：不好意思，請問你們認識陳道遠嗎？他以前也是北工學生

教師乙：～！我對這位陳桑好像有一點印象，但我記得他好像已經辭職了～

（豆子再次落寞離開，而遠方紅樓的大樹下站了一個人，握著人偶望向這位女士卻不敢向前）

（接續每年的三月中旬，這位婦人皆會出現在北工校園，但始終無人認識她）

道遠：

【**找鴛鴦**】

**光陰勿去情猶原，信物在手心難寬；
無顏面對滿牽掛，樹下遙望難相偎**

豆子：

**怨君為何不再會，戰亂批信難走找；
甘是恨我來變心，請你原諒薄情人**

（燈暗，兩人在舞台的兩側相視、凝望卻依舊不見其蹤影）

幕後 OS：【**寒門秋月**】

**引揚分別心痛楚，天地兩端各自苦；
雷霆已過天雲清，只望光明掛天頂
茫渺有情難捨離，渡海回臺覓情絲；
雙雙今朝婚配改，羞難相見心愧慨**

（此幕在兩人對岸相望而無法相見之下結束）

尾聲－遺憾終點

▲場景：臺北市臨沂街某巷口、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紅樓前

▲時間：民國九十四年（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人物：陳道遠、陳稚寬

（失智的道遠正坐在門口，等待著孫兒阿寬放學返家）

道遠：（中氣十足的呼喚）嗨！お帰り～

稚寬：ただいま～阿公，今日你過得好嗎？

道遠：我想起來，你是阿寶吼～現在大漢啊，你係不通擱哭咧找恁母さん喔！

稚寬：阿公，你擱抹記啊...我是阿寬啦！今日我有買你尚愛呷のあんパン轉來喔～等一下我推你去臺北工專的紅樓散步喔！

道遠：你講的甘是榮町藤田屋所做的あんパン？當初隆一さん對我雖然很兇，不過伊其實人很好也很照顧我！但是...我卻不敢置那天擱去見まめ一面（口齒不清，眼中含著淚）

（黃昏中，稚寬推著道遠走出巷口，緩緩進入北科大校園）

稚寬：阿公，咱來紅樓的頭前看看咧～我記得以前您攏會帶我來這玩覓相找，講起來嘛系今久以前的代誌了！阿公～你想起什麼了嗎？

（道遠一手緊握著人偶，一手拿著あんパン，若有所思地望向紅樓的天空）

道遠：（極為細小的氣音）まめ～當年係我自私將妳放下，之後我又擱再娶別人，真是對不起妳！這些年，妳過得好嗎？請妳一定要等我....

（投影：藤田豆子忙碌的身影及當年藤田屋門庭若市的景況）

（稚寬推著道遠離開校園返家）

稚寬：阿公～您先歇暍，等我明天下課擱帶你來去看紅樓喔！

（這一晚，道遠似乎完成心願般，在睡夢中一抹微笑離去）

（投影：あんパン與道遠、藤田豆子的身影在天際）

幕後 OS：【主題曲】

世間何奈戰火燒，轉身匆匆魂飄落；

大海埋情空闊深，運命無情失光陰

昂首悲嘆記憶離，紅樓樹腳寄相思；

あんパン掛念歲月藏，不捨君來殷盼望

—全劇終—